

首先她是一个快乐的妈妈，而不是一个焦虑的身影。如果没有成为很好的自己，即使平时能用看上去高情商的方式处理家庭矛盾，总有一天也会崩溃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是绍兴人，但是电影里林萍的设定是重庆人，也一直在讲重庆话。你专门为这部电影学了重庆话？这是你第一次完整地用方言演一部电影？

江一燕：是的。前期我主要是用方言傻傻地练台词。我让身边的重庆人一句句地帮忙把台词录下来发给我，然后我在车上，坐飞机时，任何空下来的时候都会练习。刚到片场时我信心满满，没想到真正用重庆话拍摄时还是有不少问题。

有时候我演完一场情绪戏，情感是到位了，但导演觉得重庆话的“调调”有点不对，希望我能重来一次。可我又觉得情绪很难复制，再来一次的话不一定能完全达到之前的情绪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现在用方言拍戏的尝试越来越多了。如你这次表演一样，有许多尝试是让其他地方的演员来学习一门本地方言再拍戏。但是这样的尝试并非每次都成功。偶尔有方言所在地的观众看了某部作品，觉得里面外地演员的方言实在别扭。你作为资深演员，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
江一燕：看你对成功是怎么理解了。有勇气去尝试用方言拍戏，

就像导演有勇气去拍这样的户外电影，大众有勇气去开着房车上路，每一件事情总要有一个好的起始和心愿，然后为之作最大的努力。

成功有时候也是偶然的，每个观众也会有不一样的认知。我想我说的重庆话，也会有观众觉得有很多瑕疵。我觉得尽力就好，而且这样的尝试对于我们创作而言是非常必要的。

不追求“巅峰”，没有“最想要”

《新民周刊》：从《无处安放青春》开始，至今你的演艺生涯已经快20年。我们注意到2026年你依然有各种题材的作品和观众见面。你现在还在坚持拍戏的最大动力是什么？

江一燕：这20年我演过的角色真不算多，但每个角色都挺不一样。演戏固然是工作，但我更愿意将它看作探索人生的一种方式。我不是特别喜欢表达，所以大部分时间里自己和扮演的角色的对话，就像交朋友。通过这些角色，我结交了很多“朋友”，感受了很多差异性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既然一直有作品，你为什么去年会在《浪姐》上说出那番话，会觉得自己没有“好的工作机会”？

江一燕：当时在节目里，见到那么多优秀女性，有感而发，就有那么一段话。我之所以会说没有特

别好的工作机会，因为这是双向的。演了20年的戏，对工作的要求自然也越来越高，我也渴望有更好的机会。而有些不必要的、不值得的工作，现在的我也不会去做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觉得自己到达过自己演艺的“巅峰”了吗？

江一燕：我对于“巅峰”其实没有太直接的追求。对我来说，观众看完我演的作品后，有一些被打动，被影响，我自己也跟着电影和角色在成长。这些会令我挺有成就感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此时此刻，你的脑海里理想的工作，或者说最想要演的角色吗？

江一燕：可能我想象力有限，我现在还真想不到具体的角色类型。但是我可以换个角度回答，有时候当导演给到剧本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角色是你都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去演的，但你真的收到了这样的剧本。那一刻是很开心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近些年你除了上过《浪姐》综艺，似乎保持着低调。在没有出现于公众视野当中时，生活状态是怎样的？

江一燕：相对静止的时间里，我思考了我的人生究竟该怎么走。我成为了一位母亲，也去云南生活了一段时间。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，生活才是创作最好的根基。好好活着，生活中的一切有一天也会回馈到大银幕上。民